

乱世黄金案



乱世黄金案

- | | | |
|-----|---------------|-----|
| 1 | 乱世黄金案 | 田 万 |
| 107 | 金投现传奇 | 成 果 |
| 205 | 云 鹤 镇 梁嘉英 梁协中 | |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乱世黄金案 邱 刃 等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插页 245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60,000册

统一书号: 10355·395

定价: 1.60元

乱世黄金案

第一回 杨麻子车站遇异客 陆姬娜深山会匪首

话说这湖南邵阳县城乃是湘西南的一座重镇，从春秋末年楚大夫白善筑城建镇起，到故事发生的一九四八年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宋理宗赵昀曾在此住过，登位后为了纪念他的“龙潜”之地，便升州治为府治，并以其年号将邵阳命名为宝庆府。故邵阳又称宝庆。这邵阳县城傍山依水，风景秀丽，城池坚固，气势雄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时期，翼王石达开曾率部围攻宝庆，七天七夜未能攻下城池，故有“铁打的宝庆”之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地处湘西南交通要塞的邵阳进行严密控制，在这里设立了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兵、警、特务，多如蚊蝇。为了沟通省城与邵阳的联系，解决兵员和军用物资的运输，又从长沙至邵阳修建了长邵公路。在县城最热闹、最繁华的东门口

修建了一个简陋的汽车站。我今天讲的这部书就是从这个汽车站里开始的。

且说初春的一个傍晚，县城东门口这个最热闹的地方，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市面萧条。店铺早已关门，只有那“大降价”、“不惜血本一律八折”的布招贴仍在寒风中索索地抖动。昏暗的路灯下，汽车站墙上那几个“戡乱剿匪”的白色大字还依稀可见。车站的候车室里，挂着几盏昏黄的电灯，稀稀落落的乘客一个个显得焦躁不安，大概那烧木炭的外国车子晚点还没到。木凳上，有的三五一堆在闲谈，有的双手托着下巴在打盹，有的窃窃私语，有的牢骚连天。忽然，大门一响，门外闯进一个三十开外，体阔腰圆、满脸麻子的大汉来。他进得候车室，东张张，西望望，一双贼眼滴溜溜乱转，象在寻找什么猎物一般。他打量了一下这些候车的乘客，似乎觉得都不是他要寻找的角色，便转过几排木椅。突然，他眼睛笑眯了。“好，一只肥羊！”原来，在一排长椅上侧身躺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这女人穿一件青丝绒镶金边的旗袍，围着一一条白色的羊毛围巾，长长的烫发施在脑后。在她前面的地板上，立着一只精致的米黄色的旅行皮箱。这麻子心想：这个洋货是从哪里来的？是投亲？是访友？还是……管它呢，今天碰到我手里，该你倒霉！边想边接近那女人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并慢慢靠近那女人。那少妇也许是太疲倦了，一点也不知觉。那麻子两眼眨来眨去，一会看看少妇，一会又瞟瞟箱子，等待机会下手。正在这时，少妇一个翻身，转了过去，脸朝着椅背，屁股对着那箱子了。真是天赐良机！麻脸大汉暗暗高兴，便轻轻地伸出右脚，用脚尖钩住那皮箱的提手。看来他还真有几分功夫，竟将那沉重的皮箱挑离地面，慢慢往自己身边移。移过来

四五寸时，那麻脸大汉将脚缩回，又看了看那女人，只见白围巾拖到了地下，料定她睡熟了；又看了看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注意他。便又伸出右脚，钩住那箱子往身边移。眨眼功夫，那只米黄色的皮箱就立在麻脸大汉的面前了。这样，他就似乎成了箱子的主人。麻脸大汉打量了一下四周，又回头看了看那贪睡的少妇，这才慢慢提起箱子，大大方方走出了候车室。

列位，这麻脸大汉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偷走别人的皮箱？原来此人并非一般的小偷、扒手，乃是邵阳一带赫赫有名的大土匪杨贵三的侄儿子杨环。这杨环生性凶恶，心黑手辣，跟随土匪伯父干尽坏事，很得老贼的赏识，被封为外勤副官。他此次是从离县城两百里的大云山来。这大云山是瑶汉杂居区，山高林密，是杨贵三土匪部队的老巢。杨麻子奉了老贼的命令下山，进县城与一个黑商接头，想套购几饼烟土，顺便采购一批药物。不料最近邵阳县新来了一位县长，名叫余文虎，此人早年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人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他到任三天，即发布三禁：禁烟、禁赌、禁娼妓。违者不是罚款就是监禁，可厉害了，所以人称老虎县长。杨麻子想接头的那个黑商，恰恰前两天被余老虎拘捕了，因此杨麻子没有接上头，他便带着钱财进了“聚宝园”赌坊。不想那些赌友都惧怕老虎县长，早已销声匿迹，杨麻子只得暗认晦气。可是，他是一条有名的赌棍，一天不赌心发慌，三天不赌气断肠，便找了一处僻静地方，约了几名老赌友，暗暗赌起来。刚刚赌得三盘，就被余老虎的便衣亲随、警长郭岳峰连锅端了，不但钱财全部没收，还整整关了四十八个小时。他气得差点噎死。心想，老子赌场进，赌场出，从来没有哪个敢哼一声。这余老虎上任才几天，就抓了我杨某的赌，真是“羊（杨）入虎口”，有苦

难言。我这赌本还是我三爷给的，现在被你余老虎一口吞掉，回去又如何向三爷交代？就是我将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三爷，他也会怪我无能，丢了他的面子。无论如何，我不能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得想法子弄点外快才好。于是，他从县政府出来，边想边溜到了汽车站，遇到了阔小姐，偷走了那口皮箱。

且说杨麻子提着皮箱，出了车站，便迅速离开大街，闪进一条小巷，东拐西拐，来到一所公寓门前。这所公寓是一座旧式庄园，月亮形的圆门上用隶书塑着“芝兰园”三字。这“芝兰园”是一家私人旅馆，杨麻子在这里占有一套舒适的房间，作为他联络外地来人及临时过夜之用。他提着皮箱，跨过用石板铺成的地坪，来到左侧一间精巧的红漆厢房前，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把皮箱提了进去，反手把门闩上。他把皮箱放到桌上，熟练地拧开皮箱上的锁，打开皮箱一看，惊得目瞪口呆：原来箱子里装的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烟土、药品，还有一大捆崭新的钞票！杨麻子一生还没碰上过这么好的运气，欢笑钻进每个麻孔。他连忙把皮箱盖好，准备立即离开这里，把皮箱带回老巢——大云山去。主意一定，便提起皮箱，拉开房门，一脚迈了出去。突然，一支闪着蓝光的白胡宁小手枪正对着他的胸膛：“先生，我来得大概不算太晚吧！”杨麻子一看，不由得头发根子发炸。原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烫着长头发，穿着青旗袍，围着白围巾，在车站长椅上佯睡的少妇！

杨麻子定了定神，满脸陪笑：“小姐，小姐，实在冒犯，我一定原物奉还，原物奉还！”“少废话！”那女人嘴角带着冷笑，粉脸含威地命令：“回屋去！”杨麻子一边答应，一边往后退，冷不防飞起一脚，向那少妇狠命踢去。那少妇忙将身一闪，躲过一招，猛地伸出左手，一把逮住杨麻子的腿脖子，

顺手一送。杨麻子扑通一声，仰面八叉摔倒在地上。杨麻子惊得张口结舌，不知所措。那少妇厉声喝道：“起来！”杨麻子已是虎口羊羔，浑身无力，只得乖乖听命。那女人进得屋来，顺手把门关上，收起枪，环视一下房间，走到茶几前，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这才在沙发上坐下来。她瞪了一眼呆若木鸡的杨麻子，用冷漠的口气说：“坐到那儿！”随即用嘴吹了吹对面的椅子。杨麻子被这风云莫测的神态震慑住了，只好乖乖坐下。

杨麻子稳了稳神，打量了一下他对面的陌生女人，只见她有二十五六岁年纪，容颜俊丽，体态苗条，轻浮中带着几分老练，威严中透着一派风流。他在忖思：她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找到了皮箱还不肯走，老缠着我干什么？

列位，这个女人并非等闲之辈，乃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一名高级特务。她叫陆姬娜，父亲是香港一位有名的大亨。抗日战争时期，陆小姐正在内地念书。为了躲避轰炸，与保姆一起逃到桂林，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叫胡哲民的年轻的军官。两人一见倾心，形影不离，放荡漓江，漫步环湖，渡过了许多快活日子。胡哲民当时正在桂林陆军干部训练团工作，他利用职务之便，对陆小姐关怀备至，百般柔情，两人遂私订终身。抗战胜利后，胡和陆同时考入南京特工训练学校，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一九四七年秋，胡哲民分到湖南，担任了邵阳专员公署的机要秘书，并负责特种汇报会的工作，而陆小姐依旧留在南京，认了特务大头子郑介民为义父，成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一名高级特务。这次她奉上峰命令，以探望未婚夫胡哲民为由，旨在协助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沈佐才肃清共党，绥靖后方。同时又暗中监视沈佐才，防备他有异心。陆姬娜到邵阳之后，恰

巧胡哲民因公外出，她便与沈佐才进行了密谈。交谈中得知邵阳共产党活动频繁，到处有武装起义。特别是龙叶率领的湘中游击队，神出鬼没，袭击区乡公所，使沈佐才十分头疼，但又调不出正规部队去作战，一时无计可施。陆姬娜不愧是特工高手，她设谋可借助当地大土匪杨贵三的兵力来对付共产党，并自告奋勇愿意单枪匹马去会杨贵三。这才引出这段杨麻子上钩，中了陆小姐圈套的故事来。

这陆小姐盯着杨麻子，冷冷地说：“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是赫赫有名的贵三爷的外勤联络副官杨环！我已经找了你整整三天！”杨麻子一听，骨头里发凉，哎哟，这个女人太厉害了，什么都知道。但他嘴里却说：“不知小姐提这个是什么意思？”陆小姐淡淡一笑：“想麻烦杨副官带我去见见贵三爷。我姓陆。事成之后，自有重谢。如果你敢哼半个不字，嘿嘿！”她把柳眉一竖，眼睛一瞪，“看你杨麻子有几个脑袋！”“是，是，小人一切照办，一切照办。”杨麻子连连点头，好象鸡啄米一样。

当晚，陆小姐就在“芝兰园”过夜。第二天清晨，杨麻子雇了两乘轿子，带着皮箱，陪着陆小姐向大云山进发。一路上，轿移步飞，累得四个轿夫汗流浹背。晌午时分，轿子进了大云山。杨麻子打发轿夫回去，便自己背起皮箱，引着陆姬娜向深山老林走去。

这大云山地处湘西，背靠十万大山，方圆百里，峰峦起伏，山径曲险。当年日寇占领邵阳，几次进攻瑶山，都没得逞。因为这里的地形太复杂了，地势太险峻了。这次若不是杨麻子领路，陆姬娜就是三头六臂也休想进山。

红日西坠时分，他们来到一座悬崖陡峭的山峰前。这峰叫

虎头岭，形似虎头，在张开的虎嘴里，建有几栋殿宇。现在匪首杨贵三就住在这里。从山脚上大殿，只有一条盘山小路，多处设卡，警戒森严，一般的人休想通过。因为杨麻子是联络副官，又是杨匪的侄儿子，所以过哨卡非常顺利，不到两个时辰，他们便来到虎嘴的大殿里。

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关圣殿。杨麻子放下箱子，请陆姬娜在此休息，便进去通报。陆姬娜走了这几个小时，确实有点累了，便一边休息，一边打量这座多年失修的殿宇。只见关圣帝的泥塑金衣全部脱落，关平手中的大印也不知哪里去了。殿中的对联在昏暗的油灯下隐约可见。陆姬娜正在观看，杨麻子出来了，说：“小姐，三爷有请。”便提起箱子，引着陆姬娜去见杨贵三。

穿过关圣殿，走过一条杂草丛生的甬道，便来到一栋古朴、雅致、红瓦青墙的小殿前。这殿原是藏经殿，现在是匪首杨贵三的住处。殿内灯光明亮，殿外有四个匪兵站岗。一见杨麻子领着一个女人进来，“拍”的一声立正，煞是威风。杨麻子也不答理，领着陆姬娜直奔内厅。

“报告，陆小姐到。”

“请进。”随着话音，内厅门洞开。在高吊着的油灯下，一个年纪五十上下，面容尖削，眼露凶光的人正歪在躺椅上，嘴里叼着一支象牙拐手镶银片的紫竹烟枪，“吱，吱吱，吱——”有节奏地抽着大烟，好一会才从鼻孔里滤出两股清淡的烟雾来。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匪首杨贵三。杨匪行伍出身，当年在反动军阀部下任过三十六师师长，屠杀革命工农，镇压农民起义，围攻宝庆府，血洗莲花村，凭“耳朵”领赏。在莲花村一地残杀平民百姓，割的耳朵就有三麻袋之多。后来那大军阀

倒台，他便带着匪众窜进大瑶山，勾结寨主头人，占山为王，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是个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他在邵阳县城里的小江湖、白鹤泉等地建立了几处公馆和别墅，养着七房姨太太，还想把当时邵阳祁彪名伶花中喜占为第八姨太太。花中喜性高节烈，宁死不从，终于含恨投邵水自尽。所以邵阳老百姓只要一提起杨贵三的名字，无不咬牙切齿。

杨贵三此时悠然自得地抽着鸦片烟，见陆姬娜进来，微微抬了抬身子，算是让过坐了。陆姬娜也不客气，便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杨麻子把皮箱放在杨贵三与陆姬娜两人之间的一张八仙桌上，朝着贵三爷点了点头，便退了出去。

杨贵三眼也不抬，开口言道：“不知陆小姐独自进山，有何贵干？”陆姬娜微微一笑：“三爷名望，众所周知，有事特来相求，无事不会相扰。”“岂敢，”杨贵三冷冷一笑，“恐怕我帮不了你什么忙，都是世面上混的人，有什么话请直言。”

“那好，三爷果然是快人快语。”陆姬娜不慌不忙，打开箱盖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三爷笑纳，然后才好请教。”杨贵三一看，满箱全是上等烟土，高级补药，还有一大捆崭新的钞票。他那山羊胡拉茬的嘴角上挂上了一丝笑意：“好，那我就领情了。”说罢，反身打开墙上的壁柜，把箱子里的东西一包一包捡了进去，最后把那捆钞票也塞到里面。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他迅速抓起柜里的手枪对准只有一桌之隔的陆姬娜连发两枪。陆姬娜应声倒地。那老贼放下手枪，嘿嘿冷笑：“陆小姐呀陆小姐，你送上门来，就别怪我杨某了。过去多少人想打我杨某的主意，都是掉了财丢了命，你还太嫩了些。”边说边走近那女人。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陆姬娜一个鲤鱼打挺，翻

身跃起，对准杨贵三当胸一掌，还没等他清醒，又飞起一脚，把个老贼扫翻在地。陆姬娜纵身一跃，按住老贼，掏出手枪，顶住他的脑皮：“老头子，是你太老还是我太嫩？初次见面就这样不客气，我要了你的老命！”要知杨贵三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设阴谋权奸施毒计 造假信无辜蒙奇冤

上回说到陆姬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老贼打翻在地，惊得杨贵三半响作不得声。原来这陆姬娜非比常人，乃是经过特务学校训练过的高手，很有几个绝招。她一进杨匪的屋，便处处留心，在杨贵三关壁柜的刹那，她隐约看到一点黑色的亮光，便迅速作出判断，老贼不怀好意。所以当杨贵三手一扬，她便立即倒地，枪声和避弹动作几乎是同时的，因此杨贵三一点也没看出破绽。这时，杨贵三后脊梁上已透出丝丝冷汗，但他毕竟是江湖老手，凭他多年的经验，知道这女人是不会轻易下毒手的，便壮着胆子，强装笑容说道：“嘿嘿，五湖四海皆朋友，三山五岳尽好汉。陆小姐且慢动手，有话好说，有话好说。”陆姬娜这才收起枪，口中说道：“多有冒犯，请三爷海涵。”杨贵三擦了擦额上的冷汗，打量了一下这不寻常的女人，便命人：“摆酒，为陆小姐洗尘！”

酒过三巡，杨贵三说道：“陆小姐轻装进山，有何见教？”陆姬娜将酒杯一放，笑了笑说：“特来给三爷贺喜。”杨贵三说：“喜从何来？”陆姬娜说：“恭贺三爷荣任湘西南反共自卫军大队长！”说罢，拿出一张盖有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

司令沈佐才大印的任命状，恭恭敬敬递给杨贵三。谁知杨匪连看都不看一眼，接过任命就摔在桌子上。冷笑一声说：“一纸空文顶个屁用！我过去的血本都赔光了，现在好不容易拉了这支队伍，你们又来打我的主意。封个大队长，就要我去对付共产党，有那么容易？”陆姬娜沉住气，娇声地说：“三爷，剿灭共党，难道不是你我的共同夙愿？当前国内局势，好比风雨危楼，不保朝夕。东北全境，眼看全部落入共党之手，西北一线，胡宗南部最近又被共军吞掉了八个旅。从去年开始，毛泽东指令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鏖兵江淮。我方虽已调集九十个旅进行围歼，但胜败难卜。现在的问题，是要执行蒋委员长的训令，实行‘戡乱剿匪，巩固江南’。”她停了停，看了杨贵三一眼，继续说道：“拿我们六区来说，共党活动频繁，罢工罢课，此起彼伏，反饥饿，反内战，呼声高涨，游击队、暴动队到处活动。今春以来，东乡的尹茹桂率部起义，西乡的蓝天野聚众暴动，还有北乡的一个分队副也造反了，十几天里发展到三百多人。如果我们不趁早各个击破，一旦他们汇集到龙叶部下，那就如虎添翼。只恐大云山也难保全！因此沈专员正在组织重兵全力剿捕，但还希望三爷携手合作，同仇敌忾，以党国为重，共灭共党。功成之日，沈专员不会亏待三爷的。”杨贵三一听，心中想道：“我过去血洗过莲花，屠杀过工农，一旦共党得势，他们岂能饶我？不如暂且答应，一来于沈佐才面子上好看，二来可借剿共大题，捞他一把。”想到这里，便谦恭顺气地说：“陆小姐言之有理，反共剿匪杨某义不容辞。既然沈专员如此看得起我，我就领了大队长这个头衔。只是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队打仗，要钱，要粮，要装备！如果沈专员能在近日给我筹集三、五万

银洋，我杨某即刻出兵；如果军饷不到，休怪杨某不讲信用。”陆姬娜连连说道：“军饷之事，理当筹集，三爷不必挂虑。倒是你的兵力和装备情况，我们还要详细谈谈。”杨贵三是个老刁精，一听要谈军情，便慢慢站起来，打了一个哈欠，直直身子说：“天色不早了，这个问题明天再慢慢商议吧。”陆姬娜见他有意卖关子，便也不勉强，随即起身告辞。两人各自歇息不提。

再说邵阳城内，虽然风声日紧，但那些官员太太，少爷小姐，仍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个周末的晚上，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大楼内灯火辉煌，音乐回旋，妖男艳女摇扭起舞。忽然大厅灯光全灭，一片漆黑，顿时人群慌乱，互相倾撞，尖声怪叫。有的骂“电灯公司真该死！”有的喊“怕莫是共产党游击队搞名堂吧！”

“肃静！肃静！吵什么？”随着一声怒吼，一个人“咔嚓”划燃火柴，点亮了预先准备好的蜡烛，接着几十支蜡烛一齐亮了。亮光中，大家一看，这个怒斥众人的不是别人，正是专署机要秘书胡哲民。你看他，年纪二十七八，长得象根桩杆，身着格花呢西装，脚穿火箭式皮鞋，白净脸上带着三分阴气，鸽子眼中微露一线凶光。他用眼扫了一下全厅男女，说：

“什么共产党游击队，纯粹胡说八道。可能是电灯公司出毛病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各位继续跳舞，不必大惊小怪。”说罢，便蹬蹬地走了。刚到门边，一个年轻女人拦住了他：“胡秘书，请留步。”胡哲民一看，原来是普爱医院的护士赵琳琅。她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年方二十七八，十分风流俏丽，身材修长，曲线柔美，头烫大波浪卷发，蓬松光滑，身着敞口连衣裙，微露酥胸，一对水灵灵的杏子眼，秋波荡漾；两个笑

盈盈小酒窝，贮满柔情。这女人嫁过的几个丈夫都死了，妙龄守寡，今年春天才到这山城来，自然不甘寂寞。有一次，胡哲民到医院看病，她跟他打针，胡哲民见到这样美貌风流的女子，就象冰块见炉火，心溶意化。那赵小姐也是一拍即合。两人很快勾搭上了。胡哲民每逢周末都约她到专署来跳舞。不过最近陆姬娜来了，他知道这个醋坛子的厉害，便有意回避她。现在赵琳琅含情脉脉地站在他的面前，眼睛也斜着他扑哧一笑，微绽樱桃，半露碎玉，伸出柔嫩细手，将胡哲民拉到一边，悄悄地塞给他一件东西，又飞快地在他脸上打了一个甜吻，便扭头跑进大厅去了。胡哲民拿起赵小姐给他的东西，借着烛光一看，原来是她的一张近照，很有点妩媚动人。

胡哲民暗暗一笑，便不在意地把照片往上衣口袋里一塞，迈步跨进电话间。他摇了几下电话，抓起话筒，把光明电灯公司经理聂梅城教训了一顿，限令他立即查出原因，一个小时内供电，否则唯他是问。挂完电话，正想再回大厅，忽见一个警士跑到他的跟前，“啪”的一个敬礼：“胡秘书，司令有请！”胡哲民便跟着警士，来到沈佐才的住处。

这是一栋有围墙的小洋房，大小十来间，是沈佐才一人办公和起居的地方。沈佐才正在会客室的沙发上抽烟，他年纪五十开外，长得肥胖高大，稀朗朗几根八字胡，圆溜溜一双绿豆眼。他是邵阳人，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湖北省党部委员，一九四六年二月，经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介绍，被任命为湖南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今天夜里，他心烦意躁，正为刚刚收到的两份报告大动肝火。一份报告说：昨天晚上，龙叶率领的湘中游击队在邵阳东乡仙槎桥一带袭击了从长沙开往邵阳的四辆军车，军火全部被炸，军警死伤惨重，另一

份是专署二科科长王雪飞送来的，说省立六中的学生正在秘密集会，成立什么“大众学社”，很可能背后是共产党操纵的。他见了这两份报告，恨不得将共产党一口吞掉。可是，陆姬娜去大云山音讯杳无，城里搜捕共产党也是一无所获。苦思无计，这才把胡哲民找来，想听听这位名为机要秘书，实为特种汇报会特工主任的主意。

胡哲民一进屋，见沈司令躺在沙发里，眼皮耷拉，脸色阴沉，鼻孔喷着粗气，头顶冒着热汗，不由心里一怔！他小心翼翼地问：“专员深夜未寝，不知有何吩咐！”沈佐才眼睛一睁，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然后说道：“哲民，情况不妙呀！共党兴风作浪，活动猖獗。你是特工主任，得拿出点办法来。”说罢，把两份报告给胡哲民看。胡哲民看过报告，沉思半晌，然后胸有成竹地说：“司令不必忧虑。湘中游击队之事，等陆小姐回来再行定夺。城里奸党，我已暗派人员，布置罗网，日内必有佳音。”两人正在谈论，忽听门卫一声报告：

“陆小姐到。”随即，陆姬娜带着杨麻子风尘仆仆地闯了进来，原来陆姬娜在天云山几经周折，终于与匪首杨贵三达成协议。老贼怕事情有变，特命杨麻子同来。陆姬娜早就有心扩大势力，拉拢党羽，见杨麻子心黑手毒，正是用得着的人，便欣然应诺。一路之上，陆姬娜色威俱下，把个杨麻子治得俯首贴耳，唯命是从。沈佐才和胡哲民一见陆姬娜，喜不自禁，忙命摆酒接风。陆姬娜又把杨麻子给他们作了介绍，沈佐才客套了几句，便命警士安排杨麻子食宿，只留下胡、陆二人入席。沈佐才举酒说：“为陆小姐凯旋干杯。”陆姬娜淡淡一笑说：“差一点连命都赔上了。”接着把如何诱杨麻子上钩，如何进山，如何与杨贵三交手，如何达成协议等情事述说了一遍。说得沈

佐才张口结舌，赞叹不已；听得胡哲民心花怒放，拍案称快！陆姬娜忽然脸色一沉，话锋一转：“不过，杨贵三有言在先，如果近日之内不能为他筹集十万光洋的军饷，休想动他一兵一卒！”她略略停了停：“你看，催军饷的都跟着来了。”沈佐才一听，不由一惊，心想，杨贵三这钢刮子果然厉害，开口就要这么大的数字，未免太不讲情义了！但又一想，如果不给老贼一点甜头，他岂肯出兵？他不出兵，光靠我自己这点兵力，共党何时得灭？可是这笔经费又从哪里来呢？列位，难道一个国民党的专署，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原来沈佐才正在竞选伪国大代表，已动用了大笔公款作为竞选费用，只是不好讲出来。。陆姬娜见沈佐才半晌不语，心中想道：我此次离开南京，曾夸下海口。如果这老狐狸舍不得花钱，我岂不是全功尽弃？我还得激他一激。便说：“沈司令如果实在感到经费为难，那只有叫杨麻子回山如实禀报贵三爷好了。不过……共党不灭，地方不宁，上峰怪罪下来……”沈佐才一听，有心发作，但又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姓陆的只图自己得功，全不顾惜我的血本，好，你为难我，我就为难你的未婚夫！想到这里，便不慌不忙地说：“剿共戡乱，事不宜迟。既然贵三爷答应出兵，军饷之事理当筹集。此事我全权委托胡秘书办理。”胡哲民一听，心里骂道：真是岂有此理！这么大一笔经费，却叫我全权办理，这不是明摆着坑我吗？沈佐才见胡哲民面带不说，笑说：“有困难再找我商量，你先拟一个方案。”又转对陆姬娜说：“陆小姐连日辛苦，你们俩又是久别重逢，我就不耽搁你们的宝贵时光了。”胡、陆二人只得起身告辞。

第二天早上，陆姬娜刚刚起床，公务员送来了一封信。她一看地址是香港臣三道三十八号，便知是父亲寄来的。连忙拆